

新西部小说丛书

敦煌颂

DUNHUANGSONG

夫我敦煌，物华天宝：水有日月之仪，山有鼓乐之鸣，壁呈河图，洞藏洛书，崖现千佛，池跃神马，月泉甘露生仙芝。

贺晓钟 贺文龙

著

HEXIAOZHONG HEWENTONG ZHU

读者出版集团
DRCG.L
敦煌文艺出版社

新西部小说丛书

敦煌颂

贺晓钟 贺文龙
HEXIAOZHONG HEWENLONG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读者出版集团

DPCC-L

敦煌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敦煌颂 / 贺晓钟, 贺文龙著. —兰州: 敦煌文艺出版社,
2009. 8

ISBN 978-7-5468-0045-5

I. 敦… II. ①贺…②贺…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26745 号

敦煌颂

贺晓钟 贺文龙 著

新西部小说丛书

策 划: 王忠民

项目负责: 王 跃

责任编辑: 汪 泉

装帧设计: 石 璞

出版发行: 敦煌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兰州市南滨河东路 520 号 (730030)

电 话: 0931-8773233(编辑部)

0931-8773235(发行部)

印 刷: 兰州万易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 × 1020 毫米 1 / 16

印 张: 31

字 数: 475 千

版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7 523

书 号: ISBN 978-7-5468-0045-5

定 价 3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序

李正宇

1900年农历五月二十日,八国联军攻下天津,六月二十日攻入北京;二十一日天未明,慈禧太后挟光绪皇帝仓皇出逃,北京遭到八国联军打劫,圆明园被焚,《永乐大典》及不少文化典籍散失。五月二十六日凌晨,远距北京四千里外的甘肃省敦煌县,密闭千年的莫高窟藏经洞重现于世,数万卷古代藏书悄然复出,为我国文献宝库增添一大宗特有藏品。多事之秋的1900年令人悲喜交加。

1907年农历二月,敦煌地方官员强以贱价“采买”农粮,苛剥农户,引发当地抗粮暴动,遭到官府血腥镇压。同年五月,英国考古家兼文化窃贼斯坦因(Aurel Strin)来敦煌盗走莫高窟藏经洞古代遗书、遗画一万多卷。这一年,官府的血腥镇压,帝国主义文化强盗的巧取豪夺,双剑齐下,加诸敦煌。此后,法国、日本、俄国及美国文化窃贼陆续闻风而来,敦煌宝藏大半被劫,损失惨重,给敦煌留下了无法抚平的伤痛。敦煌贺晓钟、贺文龙父子撰写的影视小说《敦煌颂》,正是敦煌人士抒愤吐郁的呐喊。

中外拍摄过多部关于敦煌题材的舞台、影视作品,引起国内外读者及观众的关注。前些年创作演出的古典舞剧《丝路花雨》尤其好评如潮。据我所知,此剧剧本作者、编导、舞美、置景、作曲及演员们,都多次来莫高窟观摩、学习、座谈、讨论,对敦煌历史文化和莫高窟艺术深入体察揣摩,把握领会,从中汲取丰富的营养,敦煌精神融入心中。因而,《丝路花雨》获得极大的成功,成为我国历史舞剧的经典剧目,并被搬上银幕,广为传布。在《丝路花雨》的影响下,有关敦煌题材的影视作品陆续问世,大有“雨后春笋”之势。其中,有些作

品颇有分量,但也有某些敦煌题材的影视作品让人感到蜕化变味。基本原因恐怕在于某些作品的作者(包括剧本作者、编导、舞美、置景、作曲、演员)对敦煌历史文化及风土人情既不熟悉,又乏激情,望空编造故事,虚构出几个角色人物,穿戴着敦煌壁画人物的衣帽,却不食敦煌五谷杂粮、不辨敦煌的东西南北,不懂敦煌的风俗人情,但借助现代声光手段,缭乱观众眼目。此类作品,敦煌学界以为不过徒借敦煌之名,缺失敦煌元素,了无敦煌底蕴,犹如过客,恐难垂世。

敦煌贺晓钟、贺文龙父子所著《敦煌颂》,以清代末年敦煌历史为背景,以敦煌本地的真实事件为依托,兼用当地的口传演绎,将清末敦煌抗粮之举,士民义烈之慨,莫高窟文物流失之痛及敦煌民众护宝之志进行有机组合,铺陈穿插,再现敦煌那个特定年代生动的历史。使敦煌影视题材显示出真实感、乡土味和亲和力。从而,体现出自身的特点和最为显目的亮点,与某些凭空杜撰、不着边际的“克里空”之作,似不可同日而语!

贺氏父子之《敦煌颂》即将付梓,承作者下邀为序,略抒鄙见,用记所感。

2009年5月15日

(作者为我国著名的敦煌学专家,现为敦煌研究院研究员,西北师范大学兼职教授、硕士导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理事,甘肃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甘肃敦煌学学会副会长。)

华夏敦煌颂

(代自序)

昆仑之侧,黄河之滨,天池之畔,楼兰之邻,有华夏净土,神州佛国焉。乃舜帝之时三危,下徙三苗;昔李白之咏酒泉,上应酒星。古雍州之地望,瓜、沙咸谓,拓汉武之版图,敦煌新郡。“敦:大也,煌:盛也。”硕儒应劭释其义,“瓜州乎?沙州乎?”《尚书》《通典》阐而明。

夫我敦煌,物华天宝:水有日月之仪,山有鼓乐之鸣,壁呈河图,洞藏洛书,崖现千佛,池跃神马,月泉甘露生仙芝。

夫我敦煌,人杰地灵:欧亚通衢阳关,东西往来玉门。张芝墨池,索靖草帖,道子绘画,鲁班工艺,鸠摩罗什译妙经。

君不见鞞鼓动兮胡笳鸣,张骞持节;车辚辚兮马萧萧,卫青出征。霍去病倾酒入水兮,三军皆醉;李广利刺山出泉兮,万民赞颂。

君不见朔风吹兮冰雪寒,乐傅开窟;路遥遥兮水迢迢,法良朝宗。伽蓝兴盛兮揭谛来,玄奘东归;飞阁流丹兮浮图立,白马驮经。

尝闻,玉门之玉,来自西域;阳关之阳,出自东溟。敦煌之盛,源起文教;莫高之德,贵以经史子集、诗书礼乐度化众生。故参莫高而悟因果,观月泉而鉴盛衰。

若夫奸邪当道,刀兵妄动:则日星隐耀,阴云蔽空。醉卧沙场,不无冤屈;马革裹尸,皆非英雄。碧血烈士,亲人难觅其骨;游魄孤鬼,故乡难招其魂。斯时:大佛殿内,梵声慈悲;弥勒膝下,钟磬低吟。或问:善男信女,肩荷背负,施之舍之,哀之助之者何也?众人曰:“梁王忤”焉,“孟兰会”焉。

至若政风和煦,吏治清明:则朝野融洽,丝路畅通。店堂铺肆,招徕商旅;

官驿客舍，逢迎贵宾。乡间阡陌，婆媳呼唤姑嫂；通衢街巷，邻里相邀亲朋。斯时：莫高窟前，香客如织；月牙泉畔，车水马龙。或问：倾国倾城，扶老携幼，歌之咏之，舞之蹈之者何也？众人曰：四月八焉，“沐佛会”焉。盖地气厚而人情朴，传习久而风俗成。斯地以好施乐善、奉献公益为俗。斯民以勤俭崇德，帮残助困为荣。

嗟夫！洋隔五洲，国宝未还；海峡两岸，尚恐兵戎。黄河九曲，留存十八望娘之滩；昆仑千仞，萦绕百度呼儿之声。莫高晨钟，可惊醒贪婪之徒；雷音暮鼓，能唤回迷途之人。精卫衔石，天堑变为通途；杜鹃泣血，同类莫再愤争。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三危呈现祥光，鸣沙披挂彩虹。如来拈花兮，阐讲和谐智慧；老子微笑兮，弘扬高尚道德。观音捧瓶兮，演说《大梦敦煌》；伎乐飞天兮，遍洒《丝路花雨》。天龙八部，荡尽邪恶；黎民百姓，洗清乾坤。华夏建仁政盛世，敦煌颂天下归心。

余辈不才，深愧无文，维桑与梓，功德永铭。乃鼓缶吹竽，讴歌先民云耳。

目 录

序	(1)
华夏敦煌颂(代自序)	(3)
引 子	(1)
第一章	(4)
第二章	(13)
第三章	(21)
第四章	(29)
第五章	(36)
第六章	(46)
第七章	(54)
第八章	(61)
第九章	(74)
第十章	(81)
第十一章	(92)
第十二章	(101)
第十三章	(111)
第十四章	(119)
第十五章	(128)
第十六章	(139)
第十七章	(148)
第十八章	(154)
第十九章	(165)
第二十章	(178)
第二十一章	(191)
第二十二章	(201)

第二十三章	(210)
第二十四章	(219)
第二十五章	(230)
第二十六章	(241)
第二十七章	(249)
第二十八章	(257)
第二十九章	(264)
第三十章	(274)
第三十一章	(284)
第三十二章	(293)
第三十三章	(302)
第三十四章	(312)
第三十五章	(320)
第三十六章	(329)
第三十七章	(338)
第三十八章	(345)
第三十九章	(354)
第四十章	(363)
第四十一章	(373)
第四十二章	(382)
第四十三章	(393)
第四十四章	(403)
第四十五章	(414)
第四十六章	(423)
第四十七章	(431)
第四十八章	(443)
第四十九章	(455)
第五十章	(464)
尾声	(474)
后记	(481)

引子

华夏大地。黄河。白天。白廷璋白廷璋

巍巍昆仑，皑皑雪峰，几股湍急的山泉雪水在冰川石缝中跳跃奔流，终于穿出深涧峡谷汇集成河，汹涌澎湃、势不可挡地奔腾而来……

浊浪排空、惊涛拍岸，壁立千仞的黄河壶口发出声震千里的巨大轰鸣，那喧闹咆哮的洪流形成宽大的瀑布，犹如从天而降般地搏击、冲刷着黄土高原的裸露断层。那涡旋翻涌、泥沙俱下的赤黄巨龙就像大地脉管中喷涌出的血浆一泻千里，气势磅礴地朝着大海奔流而去……

华夏大地。长城。白天。

赤县神州、关塞嵯峨；河西陇右、苍凉辽阔。

一串长长的驼队穿过嘉峪关隘口向西北跋涉，斜挑在尾驼鞍架上的桶铃，随着前进的步伐在逐浪颠簸，发出“叮咚、叮咚”的声响，和头驼项下的红缨桶铃潜振共鸣。

驼队越过沙丘……

驼队穿出山峡……

驼队沿着古老圯颓、风雨剥蚀的长城烽燧向敦煌跋涉前进……

一行长长的雁阵顶着高空的朔风在向西北奋飞,那搏击风雨的翎翅有力地扇动着。飞在后面的队雁们凌空翱翔,发出“嘎咕、嘎咕”的鸣唳,应和着头雁的呼唤,以保持井然有序的队形。

雁阵穿越朔风……

雁阵飞出云层……

鸿雁们以大地上的长城、烽燧为坐标,向着敦煌展翅奋飞……

古郡敦煌。昏夜。

暮春黄昏，残阳如血；莫高佛崖，楼阁高耸。浩瀚无垠的戈壁上，卷着衰草的天旋风发出呜呜咽咽的呼啸，扶摇而上，直接苍穹。把万里归来的雁行和长途跋涉的驼队尽收眼底，定格在画面上。那高空雁唳、驼铃叮咚的绝唱遗响，更把这长河落日、大漠孤烟的意境渲染得分外悲壮，酷似一幅写意苍凉的巨幅长卷……

夕阳终于褪去了绚丽多姿的风采,犹如硕大无朋的冰盘依山而尽,把莫高窟笼罩在暮霭阴暗之中。只有楼阁檐角的铁马风铃被微风吹拂得“叮当”作响,同远处传来的几声狼嚎狗吠交融在一起,颤动着,像一首神秘而可怖的催眠曲,在敦煌夜空中飘荡……

四野渐黑,万籁俱静。一条贯穿戈壁的大河在静静流淌,河东岸,那黑巍巍的远山轮廓,酷似一尊涅槃千年的卧佛,酣睡不醒。在这黑暗笼罩着的世界里,只有一点星星之火在闪烁,待得焦距拉近,却是一家民居窗户透出的一缕光亮……

闾家思齐斋书房。夜晚。

蜡油累累，烛光明亮。帧册浩繁的环壁书架前，阚南山修长的手指紧握着紫管狼毫在酣畅淋漓地书写着。那宽大的案桌上摆满了《史记》《汉书》《新唐书》等线装书和手抄本。几册浓墨大字题封的《重修敦煌县志》手稿显眼地摆在前面，他起身拿起红笔，捧书逐行校对，随着字幕上的红线延伸，他的心在吟咏着……

闕南山画外音：‘敦煌，古沙州也。东汉应劭解：‘敦，大也；煌，盛也。’汉武帝列四郡、据两关以御外侮；遣张骞通西域以和百族。有魏、晋、隋、唐兴建的佛教圣地莫高窟，有天地造化的沙漠奇观月牙泉。海运未启前，这里是中原交通西域诸国、丝绸之路上的总枢纽，繁荣华戎经贸一大都会也。堪称百族荟

他一脸倦容,侧耳倾听远处传来的隐隐鸡啼,却不防将手中红墨溅落在手稿上。阚南山失声叫道:“采买粮,采买粮!”赶忙用手揩拭,却抹得一片血污。他望着被红墨污染的“采买粮”三个字不禁一阵发呆。偏那油枯泪尽的烛光跳了两跳,终于熄灭了,把他那悲怆绝望的面孔隐没在黑暗之中……

黎明前的城区似乎更加黑暗，寂静中传来阗南山发自肺腑的悲声：“采买粮啊，采买粮！你这来自朝廷的德政，怎地变成了声名狼藉的害民弊政？这部血泪斑斑的历史叫我咋写呢嘛？”这一声恍若空谷传音的哀叹，像寅夜幽灵般地在敦煌上空飘荡着，久久不散……

第一章

光绪年间。敦煌城区。黎明。

四月的天气，星空苍黛。啁啾清脆的鸟鸣唤起了几声祥和悠长的钟声。夜色渐褪，东方露出一抹晨曦。紧接着，敦煌五十六州县寺庙、堡坞的铜钟应声和鸣，此伏彼起、音韵悠扬，古老县城新的一天开始了……

县城东门外的鸣沙书院大门早已敞开，门首“龕化天池”四个工楷泥金大字遒劲苍朴。书院里空寂安静，只有那西北方的操场上传来整齐的跑步声和口令声……

在书写着“明伦堂”的教室里，阚南山弯腰拾起地上的书本，放进课桌上的书包里，又逐一把凌乱的桌凳、书本摆正。他走向西边的窗户，推开窗扇，威武雄壮的操练声伴随着祥和悦耳的晨钟声迎面扑来。阚南山向前伸出双手如同拥抱，嘴里随着操场上传来的口号声喃喃应和：“学文习武，保家卫国！学文习武，保家卫国！”

书院操场。白天。

操场上，三百余名十五六岁的学生排成整齐的方阵，十几个胡服异装的民族子弟和女生显眼地排在前面。朱永和一身劲装，用威严的口令操练“归义拳十八式”：

朱永和：“长城霄汉！”

众人应声演练：“嗨！嗨！嗨！嗨！”

朱永和：“玉门雄踞！”

众人变换马步：“嗨！嗨！嗨！嗨！”

朱永和：“阳光高耸！”

众人提腿上冲拳：“嗨！嗨！嗨！嗨！”

……

方阵后，阚南山、王翰、李光祚、刘嗣徽不住点头，互相交换着满意的眼神。王、李、刘索性脱去长衫，踏着马步跟令操练，“嘿嗨”有声……

一抹朝阳照耀着怀抱一叠外衣的阚南山，那雍容儒雅的面孔上，一双睿智明亮的眼睛里似乎有泪花在涌动……

敦煌城区。白天。

掩映在绿树丛中的西云观、太阳宫、金仙庙里，小和尚们忙着打扫山门内外、擦拭铜钟，尼姑们跪在庵堂里做起晨课，这里的一切显得安静而有条不紊。

西云观围墙外的大路上，逶迤而来的乡农们挎篮挑担拥进城门。市场里杂七杂八，应有尽有：青绿鲜嫩的蔬菜，捆绑的鸡鸭，柴米油盐、猪羊骡马。在吵吵嚷嚷的讨价还价声中，既有猪崽的尖叫，也有骆驼的吼声……

人流中，王道士心不在焉地张望着，慢慢向市区走来。不知是身材矮小还是道袍过长，走起路来总觉得脚下磕磕绊绊。走着走着又回头张望的样子好像魂不守舍。当他又一次回头时，我们终于看清了这副面孔：两条略向下耷拉的淡黄眉毛，一对浑浊而无神的眼珠，微塌的鼻梁下两撇焦黄的胡须散乱而稀疏，那微微颤动的苍白嘴唇不时在嚅嗫着什么。如果不是那双浑浊的眼睛里不时闪现出一丝狡黠来，恐怕谁也不会对这副平庸的模样再瞧第二眼的。

进了西城门，一条东西大街贯通全城。两边各色各类店铺高低错落，鳞次栉比。长长的街道中间有个鼓楼，鼓楼北边的县衙与北台的参将府有门相通。四面大街满是店铺、作坊、买卖商号和茶肆酒楼。

那悬挂的牌匾和迎风高挑的招幌上字迹苍朴，体势雍雅。和那夹杂在人流中的蒙、回、哈、维、藏各族人民及偶尔招摇过市的洋人，可以看出其街市之繁华、人烟之阜盛、民族相处之融洽自与别处不同。

王道士从西到东，走走停停地张望着，忽然眼睛一亮，向街北走了几步，

在一家高悬着“玉壶堂”中药铺地牌匾下定定地望着，嘴唇又在喃喃地嗫嚅着什么……

火神庙繁华区。白天。

由玉壶堂药铺向东不远处，一条街巷内人流更加拥挤嘈杂。迎面是挂着“鸣沙剧社”烫金大牌的戏楼，东边广场是个最喧嚣热闹的去处。环建四周的茶楼酒肆、饭馆客栈、临街铺面，五花八门地高挑着“忘忧酒家”“平安客栈”“贤士居”“宴仙楼”之类的招客幌子。中间偌大的场地上人山人海，有摆摊的、练拳的，站在桌上吹牛皮卖膏药的，坐在地上掐指头算卦的，翻跟头耍把戏、敲小锣打猴儿、赌咒发誓、叫好骂娘，……吵吵闹闹、熙熙攘攘，不一而足。平房铺面前，小伙计们挥舞着“天津包子”“山西削面”“新疆烤肉”“四川辣粉”的小牌在招揽顾客。店堂里面，胖厨师掌勺，油火翻飞；瘦小二捧盘，腿脚灵利……

王道士站在“莫愁茶楼”门旁望着刚挂出的粉牌不禁哑然失笑，只见上面龙飞凤舞的几个墨笔大字：“今日茶座书目：《如来佛沙州建佛国》。”他神色不屑地摇摇头，看了看太阳，抬脚走了进去……

莫愁茶馆。白天。

茶楼上方，一桌一凳，桌后端坐着胡说书。他身材魁梧，相貌奇伟。一袭青袍，凤目美髯，三十二三上下年纪，一派古朴气质，令人仰之肃然。书桌右侧，坐着鸣沙剧社夏编剧。此人三十三四岁，三绺微须，神色安然倜傥。乍看之下，这两位实在不像江湖艺人，倒像明经饱学之士。

猛听一声响亮，胡说书已放下手中醒木，拿起身边三弦，轻拢慢弹铮然有声。只听那略带油沙、中气充沛的嗓音唱道：

“世人只知拜冕旒，谁肯穷经苦搜求？

青史难离儒释道，演绎天机说沙州。”

四句唱罢，响木轻拍一声：“列位看官听者：话说三皇五帝开天辟地之初，宇宙混沌之际，纲常未立，名教不树，人神昏昧，苍生茹苦。共工谋夺帝位生不臣之心，颡顽嫉恶如仇有除害之志。二神鏖战恶斗，从东南打到西北，自天上

战到人间。真个是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宇宙震动，星辰摇曳。”手舞足蹈的胡说书忙里偷闲，接过夏编剧递来的茶杯呷了一口，众人紧张地望着胡说书，生怕漏掉一句。

胡说书：“想那共工邪恶终究难抵正道，见夺不来帝位，怒而将头向不周山撞去。这不周山乃是擎天玉柱，系天地之经纬。那共工凶暴猛烈，力大无穷，只听‘嘭！啪’两声脆响，把个擎天玉柱一撞两截倒在地上。刹那间，天经十而断其六，地纬七而折其四。一霎时，天崩地裂，雷鸣电闪，宇宙摇晃。那共工爬起一看，原来天崩者，天倾西北；地裂者，地陷东南。天倾西北，但见飞沙走石，黄烟滚滚；地陷东南，眼看大雨如注，洪水滔滔……”

二愣子恍然大悟，拍着脑袋叫道：“怪道咱们这里少水，原来都流到南方去了。”

秦二虎手长^①“啪”地向他嘴上打了一记，喝道：“是听胡先生的，还是听你的？”

陶歪歪等人喝彩：“打得好！不听就出去！”

胡说书精神抖擞：“那共工一看闯下这等滔天大祸，脸都吓白了，拔脚就逃，转眼间不知去向。这颛顼也吓得连滚带爬去向天帝报信。”

胡说书见听众们鸦雀无声，都盯着自己嘴巴，故意拉长声调：“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众们大哗：“不！不成！我们不走！”堵在门口不依不饶……

夏编剧站起身来一本正经地说：“胡兄，这就是你的不是了。咱敦煌人都知道你才高八斗而流落江湖，若要在天桥说书，只怕能空了半个北京城，到咱沙州真是委屈了你。可你把咱说得胃口吊吊儿的，心头跳跳儿的，耳朵痒痒儿的，叫咱怎样回去？喉咙干了喝点茶。”他环顾四座提高嗓门：“乡亲们，给胡先生润润喉！润润喉！”

众人满意地回到各自的座位上。夏编剧手中端盘从各排走过，只听铜钱落玉盘的“叮当”之声不绝。只有王道士伸手向道袍里摸了几摸，始终没有摸出半星银子来。

胡说书响木猛地一拍，众人不由一怔，只听胡说书继续说道：“天帝一听大惊，险些颠下龙椅。还是太上老君请来女娲娘娘和大禹，天帝请女娲到西北

